



混血女郎

唐人中篇小说集



混血女郎

· 唐人中篇小说集 ·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混血女郎

(唐人中篇小说集)

唐人 著

责任编辑：红 桥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印张：14.5 印数：1——40,000

书号：10456·99 定价：2.50元

新书目：86——7

目 录

1	<u>混血女郎</u>
211	<u>展翅高飞</u>
381	<u>贼小姐</u>

混血女郎

一 美丽的桑姐妮

寒假，又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当儿来到了。

太子道上的常青树，花开花谢，叶长叶落，每年迎送着那家书院的新生和毕业生，北风中微微发出感喟；因为在那摇曳的铃声中，在那男女孩子们的脸上，它们感染到一种深湛的哀怨：书院对学生们“贩卖”了些什么？而这些此去彼来的莘莘学子，他们又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影响？是他们改变了这个社会的颓废面貌？抑或葬身在这个社会颓废风气的万丈渊谷？

特别对于美丽的桑姐妮，她常年紧皱的眉毛和沉默寡言，不大说笑，一方面为她增加了更多的妩媚，另方面也在人们心目中挂上了偌大的一个问号：“为什么她这样忧郁？为什么这个天仙下凡似的美丽姑娘，不相衬地蛾眉紧锁？为什么这个混血女郎不象一般混血儿那么爽朗？为什么……”

纵使一千个、一万个问题，太子道上的常青树，答复你的也只有风中一声叹息。

因为在这个小天地中，自己感到欢乐的人们有着类似的原因；而自己感到悲苦的人们，他们悲苦的原因却不尽相同，说来话长。

桑姐妮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，垂着头，鸟儿似的飞下那高高的石级来了，喏喏喏，走在最前面、身材修长、乌亮的长发、白皙的皮肤、高高的鼻子、蓝色的外套、蓝色的裙子、黑色的长袜与皮鞋，左手却拿了个白色小手提袋的那位，便是美丽的混血女郎桑姐妮了。桑姐妮还有一个标志，那是她后面必然有着一窝蜂男生；而且是比她高班的，以“青年绅士”自命的男生。

原谅他们吧，这些实际上缺乏教养的“青年绅士”们，一窝蜂跟她出礼堂，出大门口，并且在常青树下围住了她，纷纷要求她坐上他们的小汽车或者电单车。

“桑姐妮，”有的说，“放假了，最后一次请求，希望这一次你能接受我的友谊……”

“桑姐妮，”有的说，“寒假很短，可是只要一天看不到你，我就……”另外一个推开了他，并且对他说了声：“你就死了一条心吧！”然后挤到她面前，学着罗米欧对朱丽叶的声调说：“我……”刚吐出一个字，又给另一个同伴推开了……”

桑姐妮一直没有开口，也没有笑容。她皱着眉毛，视线落在地面和空隙，双手放在胸前，按住手袋，习惯地往前走；在两旁人龙中间，背着大小车辆马达发动声中往前走——她的家就在附近，她愿意一个人走，走，走……

二 忧郁的桑姐妮

靠近法国医院有一幢古老的洋房，二楼便是桑姐妮的家了。她并不担心背后一窝蜂的“青年绅士”们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她有一个严厉到近乎凶恶地步的亲生父亲——他们都怕他，因此以喜剧姿态上演的“护送行列”，便到此为止了。而桑姐妮也坦然踏上石级进大门，甚至连望都不屑望他们一眼。

桑姐妮，她是忧郁的。

她忧郁的原因多着咧。就拿她一进门便听见阿彩在和她们母亲吵架来说，便意味到又要做家务了。但是，桑姐妮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姑娘；相反，她勤恳极了。煮饭做菜，擦地抹桌，洗衫买东西，几乎样样都做；而且样样都做得很好……而她所以不想做家务，那是因为她爸爸谭玛士先生的缘故。

例如说，谭玛士先生嗜酒，如果没有女佣，那么深更半夜到外面找酒便是桑姐妮的差使了。

例如说，桑姐妮要为父亲洗衬衣甚至底衫裤——她老是和妈妈抢工作做的，这没什么，但是在父亲口袋里掏出一些身为父亲者所不该有的，难以入目的东西，譬如某些用具和图片之类，对她的难堪是难以形容的。当三数年前桑姐妮某次掏到一样东西时，她实在不知道是什么，而她的弟弟追到冲凉房缠着姐姐玩，发现了那小玩艺儿时，弟弟便把它放在水喉下，冲满了一

“猪尿泡”的水，给母亲发现后两人都挨了一顿骂，桑姐妮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……

但她母亲——这位善良的汕头妇人，从来不敢和她丈夫吵嘴，她怕这位荷兰籍丈夫算怕够了。说起来也真奇怪，谭玛士先生形状有如一头狗熊，而他的妻子却娇小似一头羔羊，很不幸，外形与性格在这里成为正比。

话说远了，该扯回来，桑姐妮的怕做家务还有这么一个原因，谭玛士先生不喜欢交朋友，也讨厌他妻子儿女有朋友。没有朋友的生活是如此黯淡，没有朋友的少女更加孤寂。桑姐妮只得出门找她的朋友，同班女同学，而一旦做家务，那她连这点儿友情都不可得了。

“加工钱也不行！”桑姐妮在门口听阿彩在大声吵：“衰鬼！酒鬼！把人当成什么人？动手动脚的……”

“啊！”她母亲的惊呼声：“阿彩，说了半天，你要走原来为了这个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人要面子树要皮啊！”阿彩拍手打掌大声说，“我只想走，我不想说这个，这对我也没光采，你不错，谭太，你别留我了，万一弄出丑事，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先生呀？”

三 痛苦的桑姐妮

桑姐妮心跳着，惊诧地想：“原来这是真的，去年那个四十

多岁的阿七无端端吵着要走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‘谭太啊，我是过了半世的人啦，可不能再闹笑话……’……”她紧张地听下去，那是妈妈的声音，她在苦劝。

“人难找，”阿彩道，“我知道，可是我没有存心捣蛋嘛。你说你劝他，我相信你会劝他，可是这有什么用呀？谭太，你先生是个醉猫，是个没有理性的酒鬼嘛。他一天到晚喝酒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一高兴便捏你一把，或者半夜三更……”她又拍手打掌说道，“我不能睡到夹万里去呀，谭太……”

忽然没有声音了。

桑姐妮把耳朵往门上一贴，听到她妈妈在哭。

她不能不进门去了，却与夺门而出的阿彩撞了个满怀。

“妈咪，”桑姐妮痛苦地走到母亲身边，拉着她坐下来，说，“留不住的，妈咪，我们马上到荐人馆去。”

“桑姐妮，”做母亲的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地说，“你以为找人很容易吗？你今天放了寒假，眼看要过旧历年，阿彩连这份赏金都不要，非走不可，她在她姊妹中间这么一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可怜我同你的脸上都会没有光采。再说现在工钱又加了，眼看就过年，犯不着短短几天便给新来的人年赏，不如你辛苦一点，帮我度过这个春节再说。”她哽哽咽咽地说下去道，“再说我家的情形也不大好，你爹剩下几个作孽钱，连赌带喝，”她忍不住大哭，左手掩脸，右手握拳在台面上敲得蓬蓬地响。“还有野女人啊，桑姐妮，不光是这个野女人骗他的钱，他还有一批猪狗朋友，这几年串通骗他，骗了几十万啦！”

桑姐妮痛苦地说：“妈咪，别说了，别哭了。”但她自己也在

抹泪，“我们还是找荐人馆去吧。”

“好好，”谭太指指枕头，“你拿我的小皮包出来，在枕头底，里面有一本记事簿，上面有荐人馆的电话……你翻第三页，送火水的下面便是荐人馆。”

桑姐妮于是拨电话。

“……是啊，谭玛士先生公馆……”“怎么，又走啦？”“今天有人吗？”“今天没有，谭太……对不起，谭姑娘，今天没有，只有一个刚来，没有荐书……”

“没有荐书的不要！”谭太抹抹眼泪道，“靠不住啦，还是等一等吧。”她为女儿放下电话，为她抹泪也为自己抹泪道，“桑姐妮，可怜的女儿，愿主保佑你……”

四 愤怒的桑姐妮

作为一个大女儿，桑姐妮是如此热爱她的母亲，她用哭泣答谢母亲给她的祝福，并且习惯地想起：“弟弟妹妹呢？”

做母亲的一怔，四周瞧一眼，边擤鼻涕边说：“一定又到天台玩去了，你去看看，小心他们跌下去。”

桑姐妮便把自己手袋放到卧室，然后向正在收拾箱子的阿彩问道：“你看见杜必、樊荷菲、德克尔他们三个吗？”她很想挽留她，但见她在抹泪，便咽了回去。

阿彩头也没抬，指指门外道：“一定上天台玩去了。”桑姐妮

便匆匆忙忙上去，还没见人，已听见大弟弟杜必在粗声粗气地，学着他爸爸的口吻骂人；而且骂得非常难听。“这是没教养的孩子才会这样，”做姐姐的脸都红了，心头埋怨着父亲，“尽说些下流话！”

杜必骂的是亨利和麦锡德，两个邻居。亨利是欧洲人，麦锡德是中国人。这两个大孩子比桑姐妮大这么一两岁，在另一家学校读书。亨利很野，麦锡德可是文雅得象个女孩子。而在那家没有女生的学校里，每逢演戏，麦锡德总是给强迫扮饰女角上台的。

见桑姐妮到来，樊荷弗和德克尔一齐牵住了姐姐的手，麦锡德不安地垂下了头，亨利却迎了上来，一手指着杜必的鼻子，说：“好得很，你姐姐来了，你如果有胆量，就当着她把你刚才骂人的话重复一遍吧！”杜必正在考虑，桑姐妮说：“杜必，妈咪在叫你，快回家去！”杜必便朝亨利瞪了一眼，下楼去了。桑姐妮道：“亨利，请你们以后别逗杜必，他的脾气很不好，老邻居了，这些你们都知道的。放了寒假，见面的机会很多，如果这样吵下去那是很糟糕的，麦锡德你说是吗？”

“是是，”麦锡德道，“你说的对。”

“桑姐妮！”亨利道，“嗤！你还说我逗他？他不逗我已经够好的啦！你不知道杜必象个什么？他带着两个小孩子玩，我和麦在商量看什么电影，河水不犯井水嘛！杜必却要我们到角落里去。我说天台是公众地方，谁也不碍谁的事。他就恨不得打人似的，又跳脚，又骂人，骂得真难听，杜必真是最肮脏的杂种！”

桑姐妮一听可气坏了，气得几乎流泪，她恨恨地说：“亨利！请你尊重点，你说的话，太不成体统了！”“杜必更难听！”“我不是杜必，我是桑姐妮！”“不管，反正你和他一样！”“亨利！”桑姐妮摔掉樊荷蓓和德克尔的小手，挺身而出，说一句迈一步：“我为你的双亲所叫屈！”她愤怒地说，“看看你们自己的血统吧，回答我，你自己是不是杂种？这有什么可羞的！这是人类中的一员，你下流！你说得出口！”

五 辛酸的桑姐妮

亨利起先还做鬼脸，作为对这女孩子精神上的还击；但再一想自己的血统和对方一样是混血，并且感到“人类中的一员”这句话的尊严感时，他的鬼脸也做不成了。但他还在反击道：“无论怎么说，谭玛士先生的名誉，在这一带大大有名的，昨晚天台上有六七个阿妈在骂人，内中你们家阿彩在哭着骂，”他耸耸肩膀，摊摊双手：“骂的是一个人——衰鬼谭玛士！”

“亨利！”激怒了的桑姐妮举起右手，她想狠狠地掴他一个巴掌；但一刹那间她却双手掩脸，哭着、扭头冲下天台。德克尔慌慌张张喊着“姐姐”迎上去，不料他的小腿几乎把她绊跌，桑姐妮一个踉跄仆下去，麦锡德三脚两步奔到她身边用双手拉住。桑姐妮定一定神，扭过脸去抹泪，再回过头来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麦。”

麦锡德涨红着脸说：“别谢我，桑姐妮。”两人互相瞅了一眼，却都垂下头来。樊荷菲和德克尔已经悄悄地回家去了，亨利见对方在哭，便擦一擦高耸的“飞机头”，双手往腊肠裤袋一插，吹着“胜利的口哨”，对麦锡德说了声：“我在士多等你，”便下楼去了。天台上只剩下桑姐妮和麦锡德两人，前后左右响起了做中饭的“滋滋滋”的炒菜声，“敦敦”的切肉声，弥漫着辛辣的洋葱、辣椒、和呛人的烟味。不知怎的，桑姐妮忍不住鼻孔中的奇痒打了个喷嚏，麦锡德紧跟着也一连串打了三个喷嚏，两个人都笑了一笑，刚才的紧张气氛也就消失，桑姐妮叹了口气道：“该吃中饭了。”

麦锡德搓搓手道：“桑姐妮，你这学期考试一定又是全部A字，没猜错么？”

桑姐妮羞怯地说：“有一样退步了，从A加退到A字。”麦锡德诧异道：“A已经不得了啦——是什么课？”

“音乐，”桑姐妮又订正道：“不，是声乐，唱歌，因为有点轻微的鼻窦炎，我的音色便不如从前了。”她辛酸地说，“我家的情形你或许知道，我的精神不愉快，这一年来常失眠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患了鼻窦炎。”她心头一酸，“其他或许还有什么病，就不知道。”

“桑姐妮，”麦锡德劝她道：“轻微的鼻窦炎，看几次医生便好了，用不着难过。”他嗫嚅地说：“我爸爸有好几个做医生的朋友，如果你需要，我陪你去。”

“不不，”桑姐妮痛苦地说，“给爹地知道那就不得了。”她流泪。“他痛恨我们交朋友。”她抹泪。“我宁可让病情变重，他不

让我找医生，我就……”她掩着脸辛酸地哭泣，这使麦锡德非常困窘，一双手在发抖，终于搁在她的肩头，轻轻摇撼。

六 欢欣的桑姐妮

麦锡德的手在颤抖，桑姐妮的心也在颤抖，她感到他的摇撼虽然是如此轻微，但犹似千斤万斤那样，使她几乎支持不住，浑身酸软而温暖，脸上热得似乎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双手便撑在天台栏河上。

这使她联想到电影上和小说中那些令人心醉的，当一男一女在一起的情景，她极想马上离去，舌于寸步难行，只得听他在背后颤抖着说：“桑姐妮，我……”麦锡德的声音抖得好笑，在平时她一定笑出来了，但她今天感到这声音犹似电动着的琴弦，把她导入诗情画意般的境界；她还听到麦锡德的喘息哩，“这个人……”她忽地感到似乎要凌空飞去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微妙的感受……

“桑姐妮，”麦锡德喃喃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对你说……你生我的气吗？为什么不开口？……哦，你的脸怎么变成一个漂亮的苹果咧？……你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麦……”

桑姐妮只轻轻地回答他一个字，头也没回。但在麦锡德心头，她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的话，而且令人心醉。他双手握拳，

距离她的背部只有一分两分，但他不敢轻轻碰击一下，似乎这样会亵犯了教堂中崇高圣洁的神。他突地象久旱中的渴者，一肚子话却舌敝唇焦喉咙干，讷讷不能出口。

“桑姐妮，”他鼓起勇气说，“我们都放假了，……我，下学期要转学到你们学校里去了，……爹地已经同意。”

桑姐妮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心跳。

“你当然明白，”麦锡德说：“那是为了你，……，而且你们学校比我们学校强；不过，主要的当然在于你，和你在一起，桑姐妮，你说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，……早上我们一起上学，中午一起回来，下午又一起上学再一起回来，晚上再一起做功课，……”

桑姐妮感到，她的心已经跳到咽喉了。

“而且，”麦锡德喃喃地说，“读完这一年半，我们便可以一起升大学，或者一起去留学。……”他渴望对方答复，甚至一个字也好。但候了半晌，她却还是垂着身子垂着头问道：“亨利也转学？”

“不不，”麦锡德道：“亨利不知道我转学，我也不喜欢和他同学。”他一顿，“那你是赞成我转学的了？”

桑姐妮想了好久，却把头一低，奔向门口，眼睛注视地面，说了句：“我该帮忙开饭去了。”她感到她的心快要跃出喉咙，但麦锡德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。



七 盛怒的谭玛士

桑姐妮的声音也在颤抖：“麦，放开我……”

麦锡德喘息着说：“不不，我们再谈几句……”

于是两个人相持在楼梯口，一个不放手，一个不回头，纹风不动，犹似两尊雕塑……这进入催眠状态的情况维持了好久，突地给四楼沙哑的一声吼叫惊醒了。

“露西亚！”谭玛士先生含糊而沉浊的声音在喊，鞋底在门口发出强烈的摩擦声，一面喊，一面擦，有如伴奏。桑姐妮吃惊地说了声：“爹地回来了！”撒腿便往楼下跑，麦锡德连忙说：“不，桑姐妮，你爹地准是喝醉了，听声音便知道，他连门铃也摸不着，只得在门口打转吆喝，你别在这时光下楼，给他当面奚落，使你难堪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”桑姐妮愤懑地说：“他发现我不在家的话，情形还要糟哩！”她终于下楼去了。麦锡德俯身梯口，见门已开，B字型的谭玛士先生侧着身子进去，蒙眬醉眼瞥见了女儿的身影，便野猪似的吼叫起来，那声音犹似有人在旷野打鼓，空幻而低沉：“桑姐妮！”他圆球似的往室内滚转，“你，你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？”做女儿的垂着头，也不答腔，顺手关上了大门暗示躲在门后的德克尔回房去。德克尔每次为他父亲开门，总是躲在门后，而他的父亲也好象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孩子，以为家中的

大门，犹似《亚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故事中所说的那样，只要喊几声，就会自己打开似的。

“露西亚！”谭玛士先生的大肚子里，今天准是有满满的“委屈”，他满眼望去，没有一样东西，一件摆设使他感到合适。“我没喝醉，你可知道？”他摸进客厅，跌坐到沙发里吆喝道：“狗娘养的为什么不出来斟酒！”他肥大的拳头落在茶几上“蓬蓬”地响，“难道你也瞧不起我？我关了店，我输了钱，我受了损失，我给这些上等骗子骗走了半生积蓄，难道因此你就瞧不起我啦！”他一顿，渴盼他妻子柔和的答复，然后使劲骂她一顿，踢她几脚，揍她几拳，然后再把她夹到浴室，要她伺候他洗澡，甚或“伺候”他更多的，最后照例仆到床上，呼呼入睡，猪一般的鼾声象征着谭玛士先生舒坦的“音乐”……

然而，今天的情形反常，他妻子并没有应声而出，于是盛怒的谭玛士先生激怒得更似一头野猪。无奈他过重的躯体已不许可他在八分醉意之中，摸到房里或者什么地方，去捕捉他的目的物，于是他气得掀翻了茶几，外加桌子。

八 颠预的谭玛士

露西亚在惊天动地的声音里奔了出来，双手在围裙上擦抹，惊问道：“我的上帝！谭玛士，什么事情要你生这么大的气……”她丈夫踉踉跄跄扑到她面前道：“好！你这贱人！你怎么到这时